

# 书的随想

李 宇 明

作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读者与作者，在高教社建社 50 周年之际，浮现脑海的就一“书”字。

我当年的理想是“三书”：读读书，教教书，写写书。

爱好读书，只因少小无书读，见到的书就那书包里的课本。1977 年恢复高考制度，有幸上了大学，但可读之书寥寥。图书馆许多书不开架。书店里很少有精品。听说好书上市，同学“哗”一下组成“互助组”，天不亮就蹲到新华书店门口排队。几个暑假不回，为的是从图书馆借书抄。时至今日，睡前总得看几眼书；没事逛逛书店，心情比逛超市好得多。人的爱好形成，多数靠耳濡目染，我对读书的爱好却源于对书的渴求。

喜欢教书，是因为一句话。我读研究生的那所师范大学，有句话挂在人们嘴边：“教师是阳光下最崇高的职业！”多么激情！多么自豪！就是这句话，把我变成了师范大学的教师。朋友说我有文化责任，想把“文化大革命”隔断的文化薪火传下去。心理咨询者从我少年经验里找理由，的确，在我们家乡，教师是最受尊重最有知识的人。看来还是因为“书”。

大学教师不同于其他人，得搞科研，得“写书”。科学是个特殊王国，能在其中自得其乐者，方可成为科学公民。科学公民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未知世界里驰骋，可以尽其想象解释事物与现象，可以创造名词术语，可以定义概念设置公理，可以将心得化为论著与时下及未来的同行分享，“持之有故、自圆其说”的创见，还能获取学术荣誉，以及学术荣誉后面的一切。读研究生就是训练“写书”，写书会写出乐趣会上瘾，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。

在大学的领导岗位上我分管过学校出版社，即兴讲过“三子”：赚一把银子（靠畅销书），树一块牌子（靠文化精品），出一批才子（作者、编者和读者）。生活中多了“一书”：做书。此时方悟到“四书”本为一体：无做书人，便无书读无书教，写书无处出？没有读书教书写书人，给谁做书，哪有书做？

学习化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，推动社会步入小康。学习化社会的形成，靠在全社会养成阅读的习惯，人人能读书，人人爱读书；靠教书人写书人，也靠做书人。愿高等教育出版社，怀抱“三子”，为我国学习化社会的早日到来做出更加辉煌的贡献。

（教育部语信司 李宇明）